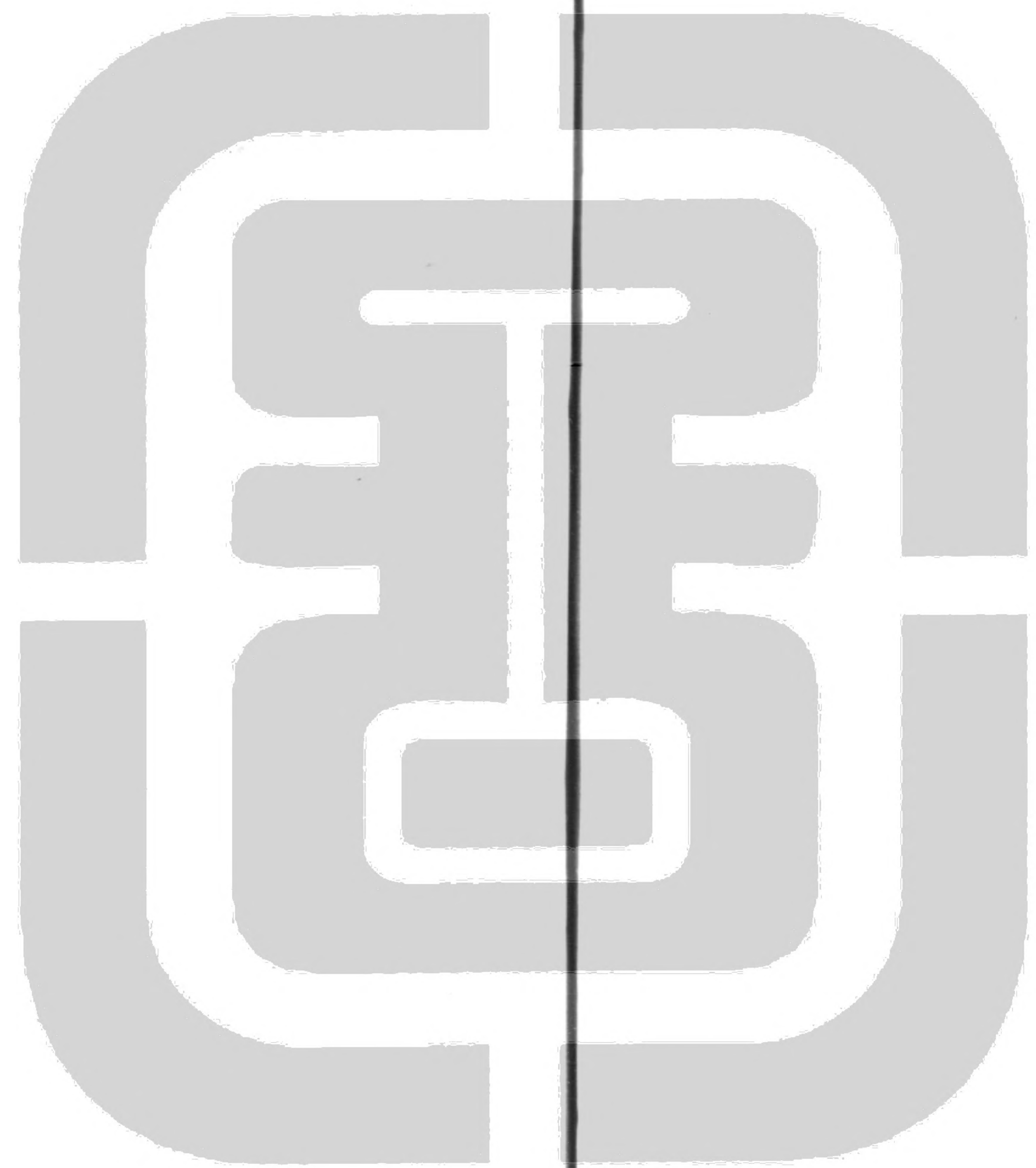


越縵半校世說新語足注本

精校附注
不輕示人

恽伯



世說新語

上

浦江周氏紛欣閣本
志伯顯籤

中卷上

方正
識鑿
賞譽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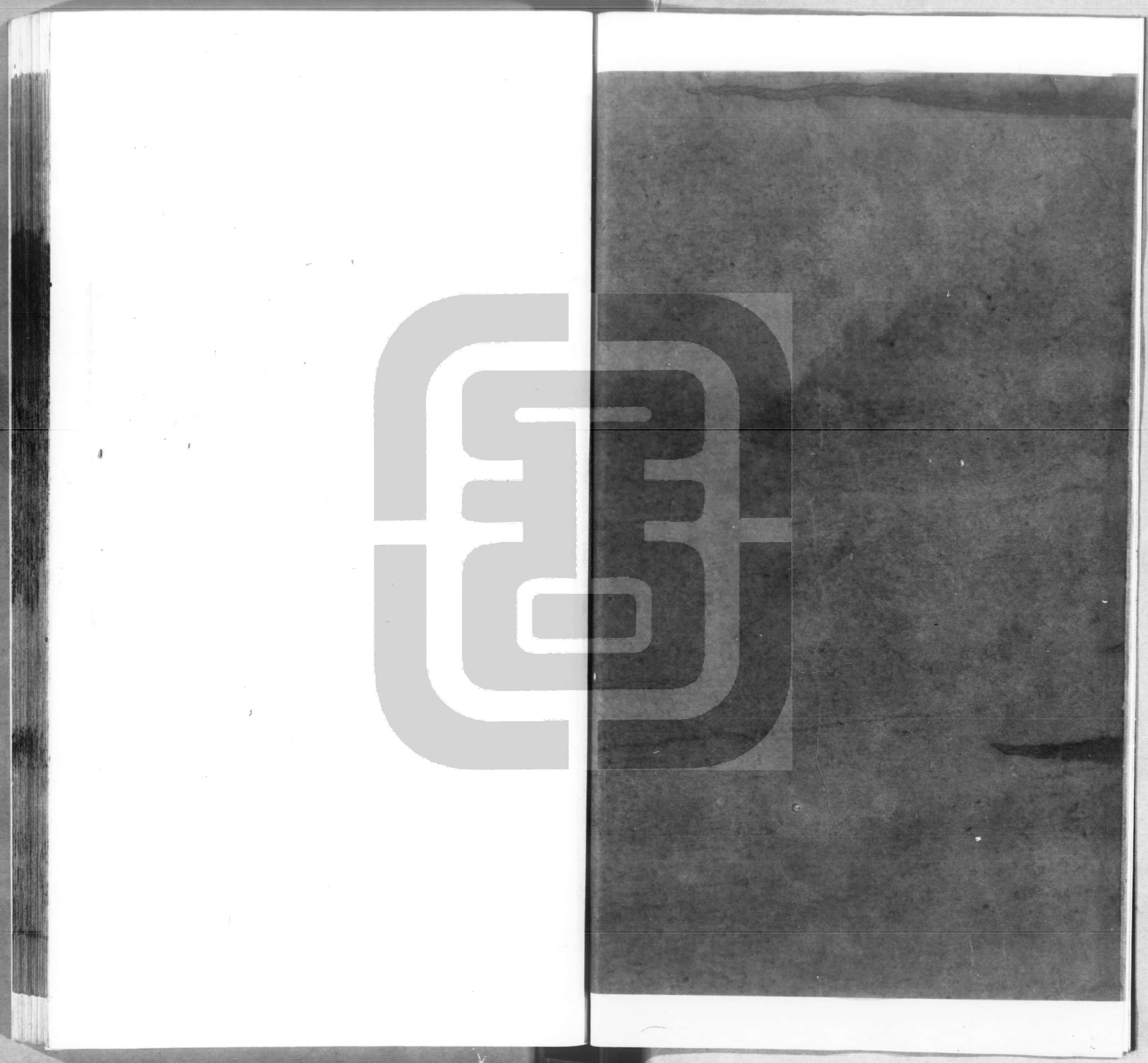
雅量

上卷上

德行
言語

上卷下

政事
文學



世說新語序目

晉人樂曠多奇情故其言語文章別是一色世說可觀
已說爲晉作及于漢魏者其餘耳雖典雅不如左氏國
語馳騫不如諸國策而清微簡遠居然立勝槩舉如衛
虎渡江安石教兒機鋒似沉滑稽又冷類人人夢思有
味有情燕之愈多嚼之不見蓋于時諸公剽以一言半
句爲終身之目未若後來人士俛焉下筆始定名價臨
川善述更自高簡有法反正之評戾實之載豈不或有
亦當頌之使與諸書並行也晚後淺俗柰解人正不可
得嗚呼人言江左清談遺事槃槃一老出其游戲餘力
尙足辦此百萬之敵茲非談之宗歟抑吾取其文而非

世說新語序目

世說新語序目

論其人也丙戌長夏病思無聊因手校家本精刻其長
註間疏其滯義明年以授梓廼五月既望梓成耘廬劉
應登自書其端是爲序

嘗攷載記所述晉人語言簡約玄澹爾雅有韻世言江
左善清談今閱新語信乎其言之也臨川撰爲此書採
掇綜叙明暢不繁孝標所注能收錄諸家小史分釋其
義詰訓之賞見於高似孫緯畧余家藏宋本是放翁校
刊本謝湖躬耕之暇手披心寄自謂可觀爰付梓人傳
之同好因歎昔人論司馬氏之祚亡於清談斯言也無
乃過甚矣乎竹林之儔希慕沂樂蘭亭之集咏歌堯風
陶荊州之勤敏謝東山之恬鎮解莊易則輔嗣平叔擅

其宗析梵言則道林法深領其乘或詞冷而趣遠或事
瑣而意奧風旨各殊人有興託王茂弘祖士雅之流才
通氣峻心翼王室又斑斑載諸冊簡是可非之者哉詩
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余以瑯琊王之渡江諸賢
弘贊之力爲多非強說也夫諸晤言率遇藻裁遂爲終
身品目故類以標格相高玄虛成習一時雅尙有東京
尉俊之流風焉然曠達拓落濫觴莫拯取譏世教撫卷
惜之此於諸賢不無遺憾焉耳矣刻成序之嘉靖乙未
歲立秋日也吳郡袁褰撰

上卷上

德行

言語

上卷下

政事

文學

中卷上

方正

雅量

識鑒

中卷下

賞譽

品藻

規箴

捷悟

風惠

豪爽

下卷上

容止

自新

企羨

傷逝

棲逸

賢媛

術解

巧藝

寵禮

任誕

簡傲

下卷下

排調

輕詆

假譎

黜免

儉嗇

汰侈

忿狷

讒險

尤悔

紕漏

感瀾

仇陳

世說舊題一首舊跋二首

宋臨川王義慶采擷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爲世說新語極爲精絕而猶未爲奇也梁劉孝標注此書引援詳確有不言之妙如引漢魏吳諸史及子傳地理之書皆不必言只如晉氏一朝史及晉諸公列傳譜錄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於正史之外記載特詳聞見未接寔爲注書之法

右見高氏緯畧

右世說三十六篇世所傳釐爲十卷或作四十五篇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載余家舊藏蓋得之王原叔家後得晏元獻公手自校本盡去重複其注亦小加剪裁最爲善本晉人雅尚清談唐初史臣修書率意竄定

多非舊語尙賴此書以傳後世然字有譌舛語有難解以它書證之間有可是正處而注亦比晏本時爲增損至於所疑則不敢妄下雌黃姑亦傳疑以俟通博紹興八年夏四月癸亥廣川董斧題郡中舊有南史劉賓客集版皆廢于火世說亦不復在游到官始重刻之以存故事世說最後成因併識于卷末淳熙戊申重五日新定郡守笠澤陸游書

嘉靖乙未歲吳郡袁氏嘉慶堂重雕

附釋名

郭泰字林宗

亦稱有道

荀淑字季和

亦稱朗陵

蔡邕字伯喈

亦稱中郎

楊彪字文先

亦稱太尉

曹操字孟德

亦稱曹公

亦稱魏武

亦稱魏公

亦稱魏太祖

劉表字景升

亦稱荊州

劉備字立德

亦稱豫州

亦稱先主

張昭字子布

亦稱輔吳

荀彧字文若

亦稱令君

范氏後漢書以避其家諱改爲太而傳中但係其字林宗

陳羣字長文 亦稱司空

孫策字伯符 亦稱討逆

曹丕 亦稱魏文帝 亦稱五官將

曹植字子建 亦稱臨淄侯

司馬師字子元 亦稱司馬景王 亦稱晉景王

司馬昭字子上 亦稱司馬文王 亦稱晉文王

簡文帝昱字道萬 亦稱文帝 亦稱會稽王 亦稱

相王 亦稱撫軍

司馬晞 亦稱太宰 亦稱武陵王

司馬道子 亦稱太傅 亦稱會稽王

王祥字休徵 亦稱太保

王渾字玄冲 亦稱司徒 亦稱京陵

王昶字文舒 亦稱司空

裴徽字文季 亦稱冀州 亦稱使君

何晏字平叔 亦稱尚書

鄧颺字玄茂 亦稱尚書

張華字茂先 亦稱張公

裴頠字逸民 亦稱僕射 亦稱成公

陸機字士衡 亦稱平原

陸雲字士龍 亦稱清河

蔡洪字叔開 亦稱秀才

羊祜字叔子 亦稱太傅 亦稱羊公

世說注多併其南
不知者若擇避果
武備也

王衍字夷甫 亦稱太尉

阮籍字嗣宗 亦稱步兵

嵇康字叔夜 亦稱中散 亦稱嵇公

王戎字濬冲 亦稱安豐

山濤字巨源 亦稱司徒 亦稱山公

裴楷字叔則 亦稱裴令 亦稱令公

王乂字叔元 亦稱平北

樂廣字彥輔 亦稱樂令

荀勗字公曾 亦稱濟北

謝鯤字幼輿 亦稱豫章

賀循字彥先 亦稱司空

劉寔字子真 亦稱太常

王澄字平子 亦稱阿平

王敦字處仲 亦稱阿黑 亦稱大將軍

王導字茂弘 亦稱阿龍 亦稱丞相 亦稱王公

亦稱冶城公

庾亮字元規 亦稱庾公 亦稱文康

祖納字士言 亦稱光祿

顏含字弘都 亦稱光祿

王湛字處沖 亦稱汝南

諸葛恢字道明 亦稱諸葛令

謝裒字幼儒 亦稱尚書

庾敬字子嵩 亦稱中郎

庾琮字子躬 亦稱庾公

祖逖字士雅 亦稱車騎

衛玠字叔寶 亦稱虎 亦稱洗馬

周顛字伯仁 亦稱僕射 亦稱周侯

陶侃字士行 亦稱陶公

桓彝字茂倫 亦稱廷尉

殷羨字洪喬 亦稱豫章

褚裒字季野 亦稱褚公 亦稱太傅

殷融字洪遠 亦稱太常

劉惔字真長 亦稱劉尹 亦稱丹陽

王承字安期 亦稱參軍 亦稱東海

韓伯字康伯 亦稱豫章 亦稱太常

許詢字玄度 亦稱阿訥 亦稱許掾

顧和字君孝 亦稱司空

郗鑒字道徽 亦稱大尉 亦稱太傅 亦稱司空

謝尚字仁祖 亦稱堅石 亦稱鎮西

謝奕字無奕 亦稱安西

謝奉字弘道 亦稱安南

謝安字安石 亦稱太傅 亦稱謝公 亦稱文靖

亦稱僕射 亦稱侍中

謝萬字萬石 亦稱阿萬 亦稱中郎

王述字懷祖 亦稱藍田 亦稱宛陵

王胡之字脩齡 亦稱阿齡 亦稱司州

王濛字仲祖 亦稱阿奴 亦稱長史

江彪字思立 亦稱僕射

王微字幼仁 亦稱荆產

孫綽字興公 亦稱長樂

郗愔字方回 亦稱司空 亦稱郗公

桓溫字元子 亦稱桓公 亦稱征西 亦稱大司馬

亦稱宣武

孫盛字安國 亦稱孫監

王羲之字逸少 亦稱右軍 亦稱臨川

荀羨字令則 亦稱中郎

庾翼字稚恭 亦稱征西 亦稱小庾

何充字次道 亦稱驃騎 亦稱揚州

蔡謨字道明 亦稱蔡公 亦稱司徒

阮裕字思曠 亦稱光祿 亦稱阮公

庾冰字季堅 亦稱司空

袁宏字彥伯 亦稱虎

桓冲字玄叔 亦稱車騎

殷浩字淵源 亦稱阿源 亦稱揚州 亦稱中軍

陸玩字士瑤 亦稱太尉

郗曇字重熙 亦稱中郎

唐人避諱改為
深源

王脩字敬仁 亦稱荀子

王蘊字叔仁 亦稱阿興 亦稱光祿

謝玄字幼度 亦稱遏 亦稱車騎

王恬字敬豫 亦稱王螭 亦稱阿螭

王洽字敬和 亦稱領軍 亦稱車騎

王蒼字敬文 亦稱小奴 亦稱衛軍

謝琰字瑗度 亦稱末婢 亦稱望蔡

桓謙字敬祖 亦稱中軍

謝朗字長度 亦稱胡兒 亦稱東陽

袁山松 亦稱府君

桓伊字叔夏 亦稱子野 亦稱護軍

戴逵字安道 亦稱戴公

王凝之字叔平 亦稱江州

王徽之字子猷 亦稱黃門

郗恢字道胤 亦稱尚書

王坦之字文度 亦稱中郎 亦稱安北 亦稱北中

郎

王獻之字子敬 亦稱阿敬 亦稱王令

張玄之字祖希 亦稱冠軍 亦稱吳興

王珣字元琳 亦稱法護 亦稱東亭

王珉字季琰 亦稱僧彌 亦稱小令

王忱字佛大 亦稱王大 亦稱阿大 亦稱建武

桓立字敬道 亦稱靈寶 亦稱南郡

王廞字伯輿 亦稱長史

殷仲堪 亦稱荊州

王謚字雅遠 亦稱武岡 亦稱司徒

陶潛字淵明 亦稱靖節 亦稱徵士

謝混字叔源 亦稱益壽 亦稱望蔡

謝靈運 亦稱康樂

法汰 亦稱汰法師

竺法深 亦稱深公

支遁字道林 亦稱林公 亦稱支公 亦稱支法師

亦稱林道人 亦稱林法師

世說新語卷上之上

宋 臨川王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德行第一

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

志汝南先賢傳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有室荒蕪

不掃除曰大丈夫當為國家掃天下值漢桓之末閣

將軍竇武謀誅宦官反為所害大為豫章太守賢傳曰

蕃為尚書以忠正忤貴戚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

不得在臺遷豫章太守之謝承後漢書曰徐孺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時

超世絕俗前後為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

弔常預炙雞一隻以綿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

家隄外以水漬綿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酌酒畢

唐人避諱改為
昂明

慈銘案所引許叔重
云當出許君淮南子
注今淮南子經稱訓先
子學高容高誘注云商
容神人也與許君異

案子居名乘見下賞
聖門注引淮南先賢傳
云後漢若黃憲傳以
此二語為陳蕃周舉
之言

容之間席不暇煖許叔重曰商容殷之賢人吾之禮賢
有何不可袁宏漢紀曰蕃在豫童為穉獨

周子居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

矣子居別見典畧曰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時論者

執憲手曰足下吾師範也後見袁奉高曰卿國有顏子

寧知自降薄悵然若有所失母問汝何不樂乎復從牛醫

兒所來邪良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所謂良之師也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太原

至成皋屈伯彥精廬乏食衣不蓋形而處約味道不改

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

及卒蔡伯喈為作碑曰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惟

象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道君子徵泰曰吾觀乾

袁宏字奉高慎陽人友黃叔度於童齒薦陳仲舉於家

尉掾卒車不停軌鸞不輟軌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

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

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秦別傳曰薛恭祖問之泰曰

挹慈案後漢書袁宏字奉高汝南汝陽人同後漢之至孫終身未嘗冠屐召而黃憲傳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已

任薛瑩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抗志後進

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三秦記曰龍門一名

水懸絕龜魚之屬莫能上上則化為龍矣

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潁川

執案刀筆之吏皆為英彥舉方正補朗陵侯相所在流

化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父祖至德著名皓高風承

世除林慮長不之官曰荀君清識難尙鍾君至德可師

人位不足天爵有餘海內先賢傳曰鍾皓少府李膺宗此三君常言荀君清

海內先賢傳曰鍾皓少府李膺宗此三君常言荀君清

穎陰荀淑長社鍾皓少府李膺宗此三君常言荀君清

穎陰荀淑長社鍾皓少府李膺宗此三君常言荀君清

穎陰荀淑長社鍾皓少府李膺宗此三君常言荀君清

之器云云
高先賢傳
云之亦附
而非附但
范書未著
開方何好
人亦不言
卒於何官
而山下言
諸篇有遺
文禮見表
奉高云云
又有荀忠
明與山南表
開相見云
宋劉原父
謂費憲傳
袁闕乃表
開之語近時
洪符軒說亦
同而孫頤各
謂當時蓋
有兩表開
一云奉高
字奉高又

識難尚陳鍾
至德可師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陳寔字仲弓潁川許昌人為聞喜令太丘長風

化宣乃使元方將車先賢行狀曰陳紀字元方寔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寔高名並著而弟

載箸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張璠漢紀曰淑有八子儉鯤靖熹汪爽肅敷淑居西蒙

陽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為高號曰八龍

文若亦小坐箸邾前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

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客有問陳季方也海內先賢傳曰陳謀字季方寔少子足

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可測之深

上為甘露所霑下為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木魏書曰陳羣字長文祖寔嘗謂宗人曰此兒必與吾宗及長有

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善皆父黨與季方子孝先陳氏譜曰謀子忠各論其父

難為弟一作元方難為弟季方難為兄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荀氏家傳曰巨伯漢桓帝時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

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

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

世說新語卷下下 德行 三 紛欣閣

有表閱
然黃意
傳先出
表閱云
關作閱
疑此閱字
本星誤文
劉氏洪氏
之說差為
得之若據
孫說不若
涉南一覽
中向時各
去有兩表
關不意誤
陽縣時
有兩表幸
高也

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閔室之內嚴若朝典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魏略曰靈帝時與北海邴原管寧俱遊學相善時號三人為一龍謂歆為龍頭寧為龍腹原為龍尾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傅子曰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齊相管仲之後也見地

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

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

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魏略曰寧少恬靜常笑邴原華子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魚有仕宦意及歆為司徒上書讓欲作老吏故榮之耳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魏書曰朗字景興東海人魏司徒歆蜡日禮記曰天

子大蜡伊者氏始為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五經要義曰三代名臘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晉博士張亮議曰蜡者合聚百物索饗之歲終休息民也臘者祭宗廟五祀傳曰臘接也祭則新故交接也秦漢已來臘之明日為祝歲古之遺語也嘗集子姪燕飲王亦學

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

去之所以更遠王隱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累遷司空而為趙王倫所害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明日

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本所

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攜

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華嶠譜叙曰歆為下邦士鄭太等六七人避世自武關出道遇一丈夫獨行願

得與俱皆哀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在危險中禍福患害

義猶一也今無故受之不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棄乎

眾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乃曰

德行

四

案華中與郎兵至即迎王
會稽猶知拒戰華靈嘗氏
發屋棄后王被操徽積年
乃至此蓋所謂學於形骸
之外去之更速若也二人優劣
不問可知晉人清談大抵如此

已與俱矣棄之不義
卒共還出之而後別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晉諸公贊曰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祥世家曰祥父融娶

高平薛氏生祥繼室以廬江朱氏生覽晉陽秋曰後母

數諸祥屢以非理使祥弟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婦覽

妻亦趨而共之母患方盛寒冰凍母欲生魚祥解衣將

剖冰求之會有處冰小解魚出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

母忽欲黃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數十黃雀飛入家

其幕母之所須必自奔走無不得焉其誠至如此

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

而泣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庭中有李始結子使祥

母見之書視鳥雀夜則趨鼠一夜風雨大至祥抱泣至曉

惻然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闔斫之值祥私起空斫

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

之如己子虞預晉書曰祥以後母故陵遲不仕年向六

康寔賴王祥那國不空別駕之功累遷太保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皆玄遠未嘗臧否

人物魏書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第二子也魏氏春

羈不拘禮俗兖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曰不得與言

和愧歎之自以不能測也口不論事自然高邁李康家

誠曰昔嘗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

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

上顧謂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

清回為本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
已慎乃為大上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
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
此諸人者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
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
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慎乎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康集叙

叔夜譙國鈺人王隱晉書曰嵇本姓溪其先避怨徙上

虞移譙國鈺縣以出自會稽取國一支音同本奚焉虞

預晉書曰鈺有嵇山家於其側因氏焉康別傳曰康性
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所知王濬冲
紛欣閣

慈梁李原當作李東
三國志李通傳注引王
陸晉書作李東與原
字稱近也本皆誤東字
在曹通之誤也所云東者
司馬昭也東官至秦州刺史
鄭冲定原原修晉書增見
其子重傳政東作景若避
世祖兩字嫌諱

卷之五上之七德行

五

紛欣閣

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朱顏此亦方中之美範
人倫之勝業也文章叙錄曰康以魏長樂亭主壻遷郎
中拜中散大夫

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雞骨支牀和哭泣

備禮晉諸公贊曰戎字濬冲琅邪人太保祥宗族也文
辟為掾晉踐祚累遷荆州刺史以平吳功封安豐侯俱

陽秋曰戎為豫州刺史遭母憂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
食肉或觀棊奕而容貌毀悴杖而後起時汝南和嶠亦

名士也以禮法自持處大憂量米而食然顛頓哀毀不
逮戎

武帝謂劉仲雄曰王隱晉書曰劉毅字仲雄東萊
掖人漢城陽景王後也亮直清

方見有不善必評論之王公大人望風憚之僑居陽平
太守杜恕致為功曹沙汰郡吏三百餘人三魏僉曰但

聞劉功曹不聞社府君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
累遷尚書司隸校尉

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

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

嶠而應憂戎晉陽秋曰世祖及
時談以此貴戎也

梁王趙王朱鳳晉書曰宣帝張夫人生趙王倫字子彝位至
徽位至太宰桓夫人生趙王倫字子彝位至

相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晉諸公贊曰裴楷字叔
則河東聞喜人司空秀

之從弟也父徽冀州刺史有俊識楷特精易義累遷河南尹中書令卒歲請二國租錢數

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

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名士傳曰楷行已取與任心
而動毀譽雖至處之晏然皆

類此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

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晉陽秋曰祥
少有美德行

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曰若使一慟果能

傷人濬冲必不免滅性之譏曲禮曰居喪之禮毀瘠不
形視聽不衰不勝喪乃比

廿九斤吾志之七
六 紛欣閣

於不慈不孝孝經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也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世語曰渾字長原有才望歷尚書涼州刺

史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

悉不受虞預晉書曰戎由是顯名

劉道真嘗為徒晉百官名曰劉寶字道真高平人徒罪役作者扶風王駿虞預晉書

曰駿字子臧宣帝第十子好學至孝晉諸公贊曰駿八歲為散騎常侍侍魏齊王講晉受禪封扶風王鎮關中為政最美薨贈武王西士思之但見其碑贊者皆拜之而泣其遺愛如此以五百疋布贖

之既而用為從事中郎當時以為美事

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體者諸

公贊曰王澄字平子有達識荆州刺史永嘉流人名曰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荆州刺史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

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樂廣笑曰名教

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也

郗公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名德傳共

飭之公常攜兒子適及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鄉人曰

各自饑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

於是獨往食輒含飯箸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

同過江郗鑒別傳曰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

永嘉末天下大亂饑饉相望冠帶以下皆割已之資供鑒元皇徵為領軍遷司空太尉中興書曰鑒兄子邁字

思遠有幹世才略郗公亡翼為剡縣解職歸席苦於公

靈牀頭心喪終三年周氏譜曰翼字子卿陳郡人祖奕

青州刺史少府卿六十四而卒

上卷五十五之三

紛欣閣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已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

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已問其所以乃

受炙人也文士傳曰榮字彥先吳郡人其先越王句踐

大父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少朗俊機警風穎標

徹歷廷尉正曾在省與同僚共飲見行炙者有異於常

僕乃割炙以啖之後趙王倫篡位其子為中領軍通用

榮為長史及倫誅榮亦被執凡受戮等輩十有餘人或

有救榮者問其故曰某省中受炙臣也榮乃悟

而歎曰一餐之惠恩今不忘古人豈虛言哉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為母炊爨作食王隱晉書

士言范陽道人九世孝廉納諸母三兄最治行操能清

言歷太子中庶子廷尉卿避地江南温嶠薦為光祿大

夫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為中郎王又別

字叔元琅邪臨沂人時蜀新平二將作亂文帝西之長

安乃徵為相國司馬遷大尚書出督幽州諸軍襄平北

將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

五殺之皮邪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庀伯楚國人少

而不聽奚乃去之說苑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

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問其故

對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

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號曰五殺大夫

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永嘉流人名

陳留尉氏人也祖父和故安令父震司空

長史中興書曰鎮清約寡欲所在有異績

王丞相往看

之丞相別傳曰王導字茂弘琅邪人祖覽以德行稱父

裁侍御史導少知名家世貧約恬嗚樂道未嘗以風

塵經

懷也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復坐

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為吳興郡晉陽秋

字伯虎淮南人父質以忠清顯質為荊州威自京師往

省之及告歸質賜威絹一匹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

此質曰是吾奉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威受而去每至

客舍自放驢取樵爨食畢復隨旅進道質帳下都督

紛欣閣

陰齋糧要之因與為伴每事相助經營之又進少飯威
疑之密誘問之乃知都督也謝而遣之後以白質質杖
都督一百除其吏名父子清慎如此及威為徐州世祖
賜見與論邊事及平生帝歎其父清因謂威曰卿清孰
與父對曰臣清不如也帝曰何以為勝汝邪對曰
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為勝汝邪對曰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已子全弟子晉陽秋曰攸字伯

歲喪父母及祖父母持重九年性清慎平簡鄧粲晉紀
曰永嘉中攸為石勒所獲召見立幕下與語說之坐而
飯焉攸車所止與胡人鄰轂胡人失火烧車營勒吏案
問胡胡誣攸攸度不可與爭乃日向為老姥作粥失火
延逸罪應萬死勒知遣之所誣胡厚德攸遺其驢馬護
送令得逸王隱晉書曰攸以路遠所壞車以牛馬負妻
子以叛賊又掠其牛馬攸語妻曰吾弟早亡唯有遺民
今當步走儻兩兒盡死不如棄已兒抱遺民吾後猶當
有兒婦從之申典書曰攸棄兒於草中兒啼呼追之至
莫復及攸明日繫兒於樹而去遂渡江至尚書左僕射
卒弟子緩服攸齊衰三年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所由
妾具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

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遂不復畜妾

王長豫為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中興書曰王悅字

也仕至中丞相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文字志曰王

次子也少卓犖不羈疾學尚武不為導所重至中長豫

軍將軍多才藝善隸書與濟陽江彪以善奕聞與丞相語恒以慎密為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

車後恒與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登車

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籠封而不忍開王氏譜曰導娶

桓常侍聞人道深公者輒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達知

稱又與先人至交不宜說之桓彞別傳曰彞字茂倫誰

世孫也父穎有高名彞少孤識鑒明朗避亂渡江累遷

散騎常侍僧法深不知其俗姓蓋衣冠之亂也道徽高

扇譽播山東為中州劉公弟子值永嘉亂投迹揚土居
止京邑內持法網外允其瞻弘道之法師也以業慈清
淨而不耐風塵考室刻縣東二百里岬山中同遊十餘
人高棲浩然支道林宗其風範與高麗道人書稱其德
行年七十有九
終於山中也

庾公乘馬有的盧 晉陽秋曰庾亮字元規潁川鄆陵人
明穆皇后長兄也淵雅有德量時人

方之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侍從父琛避地會稽端拱
疑然郡人嚴憚之觀接之者數人而已累遷征西大將

軍荆州刺史伯樂相馬經曰馬白頰入口至齒者
名曰榆鴈一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凶馬也或語

令賣去 語林曰殷浩
勸公賣馬 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當害其主

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為

後人古之美談 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為兒時出道上見
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

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
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必有陽

報爾無憂也後遂興於
楚朝及長為楚令尹 效之不亦達乎

案世說於阮裕或傳光祿
或稱其字思曠無解其若
若臨川避宗或諱也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羣母意欲

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

以車為遂焚之 阮光祿別傳曰裕字思曠陳留尉氏人
祖略齊國內史父顛汝南太守裕淹通

有理識累遷侍中以疾築室會稽剡山
徵金紫光祿大夫不就年六十一卒

謝奕作剡令 中興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衡
太子少傅父哀吏部尚書奕少有器鑒辟

太尉掾剡令累
遷豫州刺史 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至過

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箸青布綳在兒郟邊坐

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

放去邪遂遣之

謝太傅絕重褚公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

備 文字志曰謝安字安石奕弟也世有學行安弘粹通
遠溫雅融暢桓彝見其四歲時稱之曰此兒風神秀

徹當繼蹤王東海善行書累遷太保錄尚書事贈太傅
晉陽秋曰褚哀字季野河南陽翟人祖毅安東將軍父
治武昌太守哀少有簡貴之風沖默之稱累遷江表二州刺史贈侍中太傅

劉尹在郡臨終綿悛聞閣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

祀劉尹別傳曰悛字真長沛國蕭人也漢氏之後真長
有雅裁雖華門陋巷晏如也歷司徒左長史侍中丹
陽尹為政務鎮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真長荅曰已

之禱久矣勿復為煩包氏論語曰禱請也孔安國曰孔
矣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荅曰我常

自教兒謝氏譜曰安娶沛國劉耽女按太尉劉子真清
潔有志操行已以禮而二子不才並贖貨致罪

子真坐免官客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真曰吾之行真其耳目所聞見而不放效豈嚴訓所變邪安石之旨同意也

晉簡文為撫軍時續晉陽秋曰帝諱昱字道萬中宗少

輔政大司馬桓温廢海西公而立帝在位三年而崩所坐牀上塵不聽拂見鼠行

跡視以為佳有叅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之撫軍

意色不說門下起彈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懷今復以

鼠損人無乃不可乎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荅曰非

為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別傳曰宣字子

長范丹後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兒童時手傷叅家人

以其年幼皆異之徵太學博士散騎常侍一無所就年

四卒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中興書曰宣

人事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室宣固辭
羨愛之以宣貧加年饑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續晉
陽秋曰韓伯字康伯潁川人好學減五十四匹復不受如

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
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幃邪范笑而受之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
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郗家離婚王氏譜曰

平郗雲女名道茂後離婚獻之別傳曰祖父曠淮南太守父羲之右將軍咸寧中詔尚餘姚公主遷中書令卒

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盃盤外無餘肴飯粒

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每

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

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

晉安帝紀曰仲堪陳郡人太常融孫也車騎將軍謝玄請為長史孝武說之俄為黃門侍郎自殺袁悅之後上

深為晏駕後託故先出王恭為北蕃荆

州刺史王忱死乃中詔用仲堪代焉

初桓南郡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覲南蠻以自樹桓

別傳曰玄字敬道譙國龍亢人大司馬溫少子也幼童

中溫甚愛之臨終命以為嗣年七歲襲封南郡公拜太

子洗馬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歸其國與荊州刺

史殷仲堪素舊情好甚隆周祇隆安記曰廣字德度弘

農人楊震後也晉安帝紀曰覲字伯道陳郡人由中書

郎出為南蠻校尉覲亦以率易才悟著稱與從弟仲堪

俱知名中興書曰初仲堪欲起兵密邀覲與從弟仲堪

覲不同楊廣與弟佺期勸殺覲仲堪不許覲亦即曉其

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意

色蕭然遠同鬪生之無愠時論以此多之春秋傳曰楚

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

王僕射在江州為殷桓所逐奔竄豫章存亡未測徐廣

曰王愉字茂和太原晉陽人安北將軍坦之次子也以

輔國司馬出為江州刺史愉始至鎮而桓玄楊佺期舉

兵以應王恭乘流奄至愉無防惶遽奔

臨川為玄所得玄篡位遷尚書左僕射王綏在都既憂

紛欣閣

案王渾當作王渾渾生祖
祀生湛湛生承承生述述生
坦之世得六世渾渾乃祀之
長子湛之兄於坦之為從曾
祖安得有六世渾渾書至經傳
云白祀又渾雁門太守渾
已有不稱地又秀出經亦
著稱八輩繼軌軒冕莫
與為比焉可證渾當作渾
以字例相近而誤各本皆同
王應麟小學紺珠氏族類載
王祖至坦之五世盛德而注引
世說注中與書亦作王渾則
南宋時已誤

賊在貌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謂為試守孝子中興書曰
緩字彥猷愉子也少有命譽自王渾至坦之六世盛德
緩又知名于時冠冕莫與為比位至中書令荆州刺史
桓玄敗後與父
愉謀反伏誅

桓南郡也既破殷荆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生

亦在焉立別傳曰玄克荆州殺殷道護及仲堪桓素待

企生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若謝我當釋罪企生答

曰為殷荆州吏今荆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顏謝桓公

中興書曰企生字宗伯豫章人殷仲堪初請為府功曹

桓玄來攻轉咨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

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

死生以之及仲堪走文武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

家門遵生給之曰作如此分別何可不執手企生回馬

授手遵生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

泣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

內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

企生遙呼曰今日死生是問願少見待仲堪見其無脫

理策馬而去俄而玄至入士悉請玄企生獨不往而營

理仲堪家或謂曰玄性猜急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

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殷侯吏見遇以國士不能共

珍醜逆致此奔敗何面目就桓求生乎玄聞怒而收之

謂曰相遇如此何以見負企生曰使君口血未乾而生

此姦計自傷力劣不能剪定凶逆我死恨既出市桓又

晚爾玄遂斬之時年三十有七眾咸悼之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昔晉文王殺嵇康而嵇紹為晉忠

臣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譙國鉅人父康有奇才儻辯

除百官左右皆奔散唯紹儼然端冕以身從公乞一弟

以養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一羔裘與企生母

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問至即日焚裘

王恭從會稽還周祗陸安記曰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

軍將軍亦得世譽恭別傳曰恭清廉貴峻志存格正起

家著作郎歷丹陽尹中書令出為五州都督前將軍青

兖二州 王大看之王沈小字佛大晉安帝紀曰沈字元

刺史於當世與族子恭少相善見其坐六尺簾因語恭卿東

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即舉所

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

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吳郡陳遺詳未家至孝母好食鐺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

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

吳郡晉安帝紀曰孫恩一名靈秀琅邪人叔父秦事五

沒郡縣後為歸海太守幸蜀斬首送之山松袁府君別見即日便征遺已聚斂

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

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爲

純孝之報也

孔僕射為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時為太常

形素羸瘦著重服竟日涕泗流漣見者以為真孝子續

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愉第六子也

少而孤貧能善樹節以儒素見稱歷侍中太常尚書遷

左僕射特進卒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郡後遭母童夫人艱道助

小字附子隱之小字也吳氏譜曰坦之字處靖漢陽

人仕至西中郎將功曹父堅取東苑童僧女名秦姬朝

夕哭臨及思至賓客弔省號踊哀絕路人為之落淚韓

康伯時為丹陽尹母殷在郡每聞二吳之哭輒為悽惻

語康伯曰汝若為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

案思至二字有誤各本皆同晉書作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夜有羣雁俱集疑此思至二字當作周思周形近至忘詳近

孝子傳曰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揚州刺史殷浩之妹聰明婦人也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銓衡當用此輩人後康伯為吏部尚書乃進用之晉安帝紀曰隱之既有至性加以廉潔奉祿頌九族冬月無被桓玄欲革嶺南之弊以為廣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貪泉世傳飲之者其心無厭隱之乃至水上酌而飲之因賦詩曰石門有貪泉一飲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為虛循所攻還京師歷尚書領軍將軍晉中興書曰舊云往廣州飲貪泉失廉潔之性吳隱之為刺史自酌貪泉飲之題石門為詩云云

言語第二十一

邊文禮見袁奉高也

失次序

文士傳曰邊讓字文禮陳留人才雋辯逸大將軍何

進聞其名召署令史以禮見之讓占對閑雅聲氣如流坐客皆慕之讓出就曹時孔融王朗等並前為掾共書刺從讓讓平衡與交接後為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九江太守為魏武帝所殺

怍色

皇甫謚曰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堯舜皆師而學事焉後隱於沛澤之中堯乃致天下而讓焉由

為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聞堯讓而去其友巢父聞由為堯所讓以為汚已乃臨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汚我水由於是遁耕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一終身無經天下色死葬箕山之巔在陽城之南十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嶽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

禮荅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

按袁閔卒於太尉掾未嘗為汝南斯說謬矣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

當極明邪五經通議曰月中有兔蟾蜍者何月陰也徐

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為司隸

校尉詣門者皆僞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

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

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為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

夫陳驥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驥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

交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驥大踈踏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

孔子二十四世孫也高祖父尚鉅鹿太守父宙泰山都

尉融別傳曰融四歲與兄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小者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河南尹李膺

有重名融欲觀其為人遂造之膺問高明父祖嘗與僕

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

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莫不歎息僉曰

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驥後至同坐以告驥曰人小時

了了者長大未必能奇融應聲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

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融曰長大必為偉器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牀

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禮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

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

得全不見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

亦收至魏氏春秋曰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坐棄市

曰而父見執二子曰安有巢覆而卵不破者哉遂俱見

殺世語曰魏太祖以歲儉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

由是惑眾太祖收實法焉二子齟齬見收顧謂二子曰

何以不辟二子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辟裴松之以為世

語云融兒不辟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孫盛之言誠所未

譬八歲小兒能懸了禍患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

樂之情固亦有過成人矣安有見父被執而無變容奕

其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已

之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尚猶若茲而况顯沛哉

盛以此為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

不知言之傷理也

穎川太守髡陳仲弓按寔之在鄉里州郡有疑獄不能決者皆將詣寔或到而情首或中

紛欣閣

七

途改辭或託狂悖皆曰寧為刑戮所苦不為陳君所非豈有盛德感人若斯之甚而不自衛反招刑辟殆不然乎此所謂東野之言耳

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人同心

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土廣注繫辭曰金至堅矣同心者其利無不入

蘭芳物也無不樂者言其同心者物無不樂也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

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

因偃為恭不能答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已帝王世紀曰殷

高宗武丁有賢子孝已其母蚤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尹吉甫放孝子伯

奇琴操曰尹吉甫周卿也有子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

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聞之曰董仲

舒放孝子符起詳未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

孝子客慚而退

荀慈明與汝南袁闓相見荀爽一名詡漢南紀曰諡文

氏八龍慈明無雙潛處篤志徵聘無所就張璠漢紀曰

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起布衣九十五

口而至三公問潁川人士慈明先及諸兄闓笑曰士但可因

親舊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難依據者何經闓曰方問

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內舉不

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讐以為至公春秋傳曰祁奚為中

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其

子也君子謂祁奚可謂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

為比公且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為悖德乎

慈寧山畫表閣下無注可知前所云表閣皆表閣之語故考標注例已見于前者不復注也

楚案抄過後漢著作
擊鼓之法植及植擊
鼓杖也注引文士傳亦作
旁植其下携植作旁植
章懷者考七甘反以言七
甜反請去聲若為非惠氏
補注引楊文公詩范載稱衡
鼓歌曰遺城晏開漁陽榜
黃塵蕭蕭白日暗又引徐
曰旁者七聲反三植鼓也
其三植鼓因謂之旁案古
非有植鼓之法此豈場地則
案後漢書注引文士傳作
植鼓足脚駭說文馬行相友
也至篇充合切馬行免廣韻
蘇合切馬行疾聲韻急合
切西京賦駭駭駭駭案駭
駭蓋本作躡駭駭說文進
足有所拾取也躡駭雙聲
字駭駭通借字核漢著作
躡躡而前躡躡躡躡躡躡
躡躡躡躡躡躡躡躡躡
作躡躡躡躡躡躡躡躡
西京賦作躡躡躡躡躡躡
是案字音本音躡躡躡躡

楚案抄過後漢著作
志廣漢郡有碑
縣為刺史治

禰衡被魏武謫為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袍為漁陽搥

槌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為之改容典略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文士傳曰

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

未滿二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殷勤不能相違以

建安初北游或勸其詣京師貴游者衡懷一刺遂至漫

滅竟無所詣融數與武帝賤稱其才帝傾心欲見衡稱

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殺圖欲

辱之乃令錄為鼓吏後至八月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

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製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幘

鼓吏度者皆當脫其故衣著此新衣次傳衡衡擊鼓為

漁陽搥過地來前躡駭脚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

節殊妙坐客莫不怏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

之曰鼓吏何爾不易服衡便止當武帝前笑謂四坐曰本欲辱

餘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單絞後乃著幘畢

復擊鼓搥槌而去顏色無怍武帝笑謂四坐曰本欲辱

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搥過自衡造也為黃祖所殺

孔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皇甫謚帝王世紀曰武丁

夢天賜已賢人使百工寫其像求諸天下見築者胥靡

衣褐於傅巖之野是謂傅說張晏曰胥靡刑名胥靡相也

從坐輕刑也魏武慚而赦之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

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

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蜀志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

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有知人之鑒士元弱冠往見

微徽采桑樹上坐士元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異之曰
生當為南州士人之冠冕由是漸顯襄陽記曰士元德
公之從子也年少未有識者唯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
見德操與語歎曰德公誠知人實盛德也後劉備訪世
事於德操德操曰俗士豈識時務此間自有伏龍鳳雛
謂諸葛孔明與士元也華陽國志曰劉備引士元為德
軍師中郎將從攻洛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八德
操曰司馬徽別傳曰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有人倫鑒
時人有以人物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
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
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遜遁如此嘗有
妄認徽豬者便推與之後得其豬叩頭來還徽又厚辭

士元行吾家二二上言語 六

謝之劉表子琮往侯微遣問在不會微自鋤園琮左右
問司馬君在邪微曰我是也琮左右見其醜陋罵曰死
傭將軍諸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稱是邪
微歸刈頭著憤出見琮左右見微故是向老翁恐向琮
道之琮起叩頭辭謝微乃謂曰卿真不可然吾甚羞之
此自鋤園唯卿知之耳有人臨釐求簇箔者微自棄其
蠶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已以贖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
彼此正等何為與人微曰人未嘗求已求之不與將漸
何有以財物令人慚者人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
但未遇耳表後見之曰世間人為妄語此直小書生耳
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荆州破為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
曹操所得操欲大用會其病死

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莊子曰堯

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禹為天子伯成辭諸侯而

耕於野禹往見之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

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

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夫子蓋行邪每落吾事原憲

桑樞不易有官之宅家語曰原憲字子思宋人孔子弟

不完桑樞而瓮牖上漏下濕坐而弦歌子貢軒車不容

巷往見之曰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無財謂之貧學而

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

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愚與馬之飾憲不忍為

也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奇此乃

許父許由所以忼慨夷齊所以長歎孟子曰伯夷叔齊

聽惡聲與鄉人居若在塗炭蓋聖人之清也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古史

呂不韋為秦子楚行千金貨於華陽夫人請立子楚為

嗣及子楚立封不韋洛陽十萬戶號文信侯以詐獲爵

故曰竊也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不足貴也士元

無德而稱焉孔安國曰千駟四千匹

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鍾伐雷鼓則不

識其音響也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典略曰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

妙選文學使楨隨侍太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

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公聞為收楨減死輸

作部文士傳曰楨性辯捷所問應聲而答坐平視甄夫

案或云當作咸云各本皆誤

色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荆山懸巖之巔外有五色之章丙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文帝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即日赦之文帝

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荅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

網目不踈魏志曰帝諱丕字子桓受漢禪按諸書或云楨被刑魏武之世建安二十年病亡後七年文帝乃即位而謂楨

待罪黃初之時謬矣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魏書曰毓字稚叔穎川長社人相國繇長子也年十四為散騎侍郎

機捷談笑有父風任至車騎將軍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鍾繇曰繇字元常家貧好學為周易老子訓歷大理相國遷太傅曰可令二子來於是救

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

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

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魏志曰會字士季繇少子也敏

惠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

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精

練名理累遷黃門侍郎諸葛誕反文王征之會謀居多

時人謂之子房拜鍾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司徒自謂

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謂所親曰我淮南已來畫無

遺策四海共知持此欲安歸乎遂謀反見誅時年四十

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

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魏明帝為外祖母築館於甄氏魏本傳曰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以其母廢

未立為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鹿文帝射其母應弦而

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

復殺其子文帝曰好語動人心遂定為嗣是為明帝魏

書曰文昭甄皇后明帝母也父逸上蔡令烈宗即位追

封上蔡君嫡孫象襲爵象薨子既成自行視謂左右曰

館當以何為名侍中繆襲曰文章叙錄曰襲字熙伯東

海蘭陵人有才學累遷侍

世說新語卷上

魏志曰會字士季

中光 祿勳 陛下聖思齊於哲王 罔極過於曾閔 此館之興情

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 秦詩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

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

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按

魏書帝於後園為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渭陽然則象母

即帝之舅母非外祖母也且渭陽為館名亦乖舊史也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 魏略曰

平叔南陽宛人漢大將軍進孫也或云何苗孫也尚主

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正始中曹爽用為中書主

選舉宿舊者多得濟拔為司馬宣王所誅秦丞相寒食

散論曰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

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行於世服者相尋也

稽中散語趙景真 稽紹趙至叙曰至字景真代郡人漢

十二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也汝後能

如此不至日可爾耳歸便求師誦書蚤聞父耕叱牛聲

免勤苦年十四入太學觀時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事

訖去遂隨車問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少何以問我至曰

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先君具告之至年十五陽病數

數狂走五里三里為家追得又炙身體十數處年十六

遂亡命徑至洛陽求索先君不得至鄴沛國史仲和是

魏領軍史渙孫也至便依之遂名翼字陽和先君到鄴

至具道太學中事便逐先君歸山陽經年至長七尺三

寸潔白黑髮赤脣明目鬚鬚不多閒詳安諦體若不勝

衣先君嘗謂之曰卿頭小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停

諦有白起風至論議清辯有從橫才然亦不以自長也

孟元基辟為遼東從事在郡斷九獄見稱清當自痛棄

親遠游母亡不見吐 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 嚴

血發病服未竟而亡 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灑池之會

三將叙曰白起平原君勸趙孝成王受馮亭王曰受之

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

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

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為勇

鷲而愛士知難而忍耻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

之王從 恨量小狹趙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 周髀曰夏

其計 萬六千里冬至南方十三萬五千里日中樹表則無影

矣周髀長八尺夏至日晷尺六寸儼股也晷角也正南

綉欣閣

三

二

一

千里鈞尺五寸正北千里管子能測徃復之氣呂氏春秋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管制十二竇以聽鳳凰之鳴雄鳴六雌鳴六以為律呂續漢書律歷志曰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士以律候氣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墾必周密布緹幔以木為案加律其上以葭草灰抑其內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也以此候之何必在大但問識如何耳

司馬景王東征魏書曰司馬師字子元相國宣文侯長子也以道德清粹重於朝廷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毋丘儉反取上黨李喜以為從事中郎因問

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

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

耳晉諸公贊曰喜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少有高行研精執學宣帝為相國辟喜喜固辭疾景帝輔政為從事中郎累遷光祿大夫特進贈太保

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朱鳳晉紀曰文王諱昭字士上宣帝次子也列仙傳曰陸通者楚狂接輿也好養性游諸名山嘗遇孔子而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後入蜀在峩嵴山中也

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

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拂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乃告秀欲假

紛欣閣

案喜晉書作意

案喫當作吃說文吃詰蹇難也玉篇始有喫字云味喫也後今遂分別以吃之吃為吃味喫之喫為喫其實古祇有吃無喫也故喫喫字可仍作吃而吃字不可作喫三國魏志鄧艾傳作吃不誤

世說新語卷之二

其名秀笑曰可復爾耳後康被誅秀遂失圖乃應歲舉
到京師詣大將軍司馬文王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
志何能自屈秀曰常謂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
慕也一坐皆說隨次轉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晉世譜曰世祖諱炎字安字成熙二年受魏禪王者

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

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

為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王弼老子注云一者數之始物之極也各是一物所以為主也各以其一

致此清寧貞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窻作琉璃屏實密似踈奮有

難色帝笑之荀綽冀州記曰奮字武秋高平人魏太尉

州刺史晉諸公贊曰奮體量清雅有奮答曰臣猶吳牛

見月而喘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間故謂之吳牛也南土

喘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晉諸公贊曰靚字仲思琅邪

望誕以壽陽叛遣靚入質於孫皓問卿字仲思為何所

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蔡洪洪集錄曰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朝太

令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於仄

陋采賢儁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

應斯舉蔡荅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舊說云

行有蛇斬而中斷者侯連而續之蛇遂得生而去後衛

賦所謂隋侯明月珠以報其德光明照夜同晝因曰隋珠左思蜀都

鄙其夜光也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韓氏曰和

出於井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按孟子曰舜生

紛欣閣

蔡邕太平廣記後辨類引劉氏小說載晉蔡洪赴洛洛中人問曰三與此字不異其下載又問洪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朝之盛依劉氏小說亦載慶所作舊唐書經籍志載劉義慶小說十卷其吳府君以下三亦見此書實蔡洪門惟首三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不言是問蔡洪若標注曰秀才蔡洪也其餘語異同別編彼卷

案私字誤晉書孫楚傳作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為之乃狀楚曰吾訪問者魏晉制中正以下皆設訪問晉書劉子傳下入太學試經為臺四品吏孫問今寫案紙一鹿車平曰劉子非為人寫案紙若也訪問楚言於中正退為高書命史

也文王生於岐周西戎人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也則東夷是舜非禹也

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作多士孔安國注曰殷大夫心不則德

義之經故徙於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按華命思舉秀才入洛與王武

子相酬對皆與此言不異無容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嘗至洛水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嘗至洛

何語議還樂令也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虞預晉書

夷甫琅邪臨沂人司徒戎從弟父又平北將軍夷甫曰

甫蚤知名以清虛通理稱仕至太尉為石勒所害王曰

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晉惠帝起居注曰裴頠字

之少子也冀州記曰顧弘濟有清識稽古善言名理履

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侍中尚書左僕射為趙王倫所害

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晉陽秋曰華博覽洽聞無不

千門萬戶華畫地成圖應我與王安豐也說延陵子房

亦超超玄著晉諸公贊曰夷甫好尚

王武子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司徒渾

孫子荆文士傳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晉陽秋

王濟豪俊公子為本州大中正訪問弘為鄉里品狀濟

曰此人非卿評所能名吾自狀之曰天才英特亮拔不

羣任至馮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

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嶷巍以嵯峨其水渾

渌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按三秦記語林載蜀人伊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虞預晉書曰樂廣字彥輔

識累遷侍中河南尹在朝廷用心虛淡時人重其貞貴

代王戎為尚書令八王故事曰司馬穎字叔度世祖第

都王九子封成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晉百官名曰司馬

王八王故事曰遂構兵相圖長沙王親近小人遠外君
 世祖第十七子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有婚親羣小
 讒於長沙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若徐荅曰豈以
 五男易一女晉陽秋曰成都王之起兵長沙王猜廣廣
 卒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陸機詣王武子晉陽秋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
相父抗大司馬機與弟雲並有雋才司
 空張華見而說之曰平吳之利在獲二雋機別傳曰武
 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入晉任著作郎至平原內史武
 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
 有千里萼羹但未下鹽豉耳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人曰
 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俗傳行瘧鬼小多不病巨人
故光武嘗謂景丹曰嘗聞壯

案晉書作有千里萼
羹美未下鹽豉太平廣
記非衣門引世說與此尚
詠諸門引啟類錄無但
字

案太傅與丞傳當是僕
字之誤

士不病瘧大將
軍反病瘧耶 荅曰來病君子所以為瘧耳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荅
 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恒晉百官名曰崔豹字正
熊燕國人惠帝時官至

太傅

元帝始過江朱鳳晉書曰帝諱獻字景文祖佃封琅邪
王父恭王瑾嗣帝襲爵為琅邪王少而明
 惠因亂過江起義遂即皇帝謂顧驃騎自寄人國土心
位謚法曰始建國都曰元

常懷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是以耿毫無
 定處帝王世紀曰殷祖乙徙耿為河所毀今河東皮
氏耿鄉是也盤庚五遷復南居亳今景亳是也九
 鼎遷洛邑春秋傳曰武王克商遷九
鼎於洛邑今之偃師是也願陛下勿以遷都

為念

庾公造周伯仁虞預晉書曰周顛字伯仁汝南安城人
揚州刺史浚長子也晉陽秋曰顛有風

案孫氏志曰通鑑卷之六
作舉自有江河之異明之者注
云長江新海多在西河漢而
新亭臨江也解江河之異
明新亭說段注河作河珠
義唐書王導傳作江亦非

案洗馬三洗讀為先去
聲此官姓於東漢續漢
志太子洗馬北石石員上六人
太子出則當直若在前導
儀儀若洗馬猶前馬也周禮
凡有牲事則前馬國語越王親
為夫是前馬漢書如注引作
洗馬云先政作洗轉非子身執
也為夫王洗馬洗若先之信寫

流才氣少知名正體疑然儕輩不敢媒也汝南賁泰淵
通清操之士嘗歎曰汝穎固多賢士自頃陵遲雅道殆
衰今復見周伯仁伯仁將祛舊風清我邦伯仁曰君何
族矣舉寒素累遷尚書僕射為王敦所害伯仁曰君何
所欣說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
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丹陽記曰新亭吳舊

立先基崩淪隆安中丹陽周侯顛中坐而歎曰風景不

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導也愀然變

色曰當其勦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春秋

楚伐鄭諸侯救之鄭執鄭公鍾儀獻晉景公觀軍府見

而問之曰南冠而縶者為誰有司對曰楚囚也使稅之

問其族對曰伶人也能為樂乎曰先父之職敢有二事
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
舊也君盍歸之
以台晉楚之成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頓語左右云見此芒芒不覺

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晉諸公贊曰衛

安邑人祖父權太尉父恒黃門侍郎玠別傳曰玠穎識

通達天韻標令陳郡謝幼輿敬以亞父之禮論者以為

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世咸謂諸王三子不如衛家

一兒娶樂廣女裴叔道曰妻父有冰清之姿婿有瑩潤

之望所謂秦晉之匹也為太子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

夏與兄別於梁里澗語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日忠

臣致身之道可不勉乎行至豫章乃卒

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疲睡顧思所

以叩會之顧和別傳曰和字君孝吳郡人祖容吳荊州

榮雅相器愛曰此吾家之驥因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
驥也必振衰族累遷尚書令鄧粲晉紀曰導與元帝有
願道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布衣之好知中國將亂勸
帝渡江求為安東司馬政皆決之體小不安令人喘息
號仲父晉中興之功導實居其首

慈寧會稽質生
上疑有脫文晉書
顧和傳以不徒東
南之美三向接王機
警有鋒向皆是王
導日記語

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有鋒

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賀循不徒東南之美兩

曰東南之美者有實為海內之秀

劉琨雖隔閔寇戎志存本朝王隱晉書曰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祖邁有經國之才

父璠光祿大夫琨少稱雋朗累遷司徒長史尚書右

丞迎大駕於長安以有殊勲封廣武侯年三十五出為

并州刺史為謂温嶠曰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

光之可輔漢書叙傳曰彪字叔皮扶風人客於天水隴

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從公孫述隗囂游後見

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今晉作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

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功於河北使卿延譽於江南子其行乎温曰嶠雖不敏

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豈敢辭命顧

晉書曰嶠字太真太原祁人少標俊清徹英穎顯名為司空劉琨左司馬是時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聞元皇

受命中興抗慨幽朔志存本朝使嶠奉使嶠喟然對曰嶠雖乏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敢辭不敏以違

高旨以左長史奉使勸進累遷驃騎大將軍

温嶠初為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

舉温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

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温忠慨深烈言與泗俱

丞相亦與之對泣叙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

酬納既出懽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史記

仲夷吾者潁上人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語林曰初温奉使勸進晉王大集賓客見之温公始入姿形

甚陋合坐盡驚既坐陳說九服分崩皇室弛絕晉王君臣莫不虛欬及言天下不可以無主聞者莫不踴躍植

髮穿冠王丞相深相付託温公既見丞相便游樂不住曰既見管仲天下事無復憂

王敦兄含為光祿勳含別傳曰含字處引琅邪臨沂人

逆伏敦既逆謀屯據南州含委職奔姑孰鄧粲晉紀曰初王導協贊

中興敦有方面之功敦以劉隗為聞已舉王丞相詣闕

謝中興書曰導從兄敦舉兵討劉隗導率司徒丞相揚

州官僚問訊倉卒不知何辭顧司空時為揚州別駕接

翰曰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羣下不寧不審

尊體起居何如

郗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紜

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實愧於懷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

受策有大聲如鍾鳴上問楊雄李尋對曰洪範所謂鼓

妖者也人召不聽空名得進則有無形之聲博後坐事

音登于天貞凶王彌注曰翰高飛也飛者音飛而實不

也從高坐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煩

高坐別傳曰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傳云國王子以

國讓弟遂為沙門永嘉中始到此土止於大市中和尚

天姿高朗風韻適邁丞相王公一見奇之以為吾之徒

也周僕射領選撫其背而歎曰若選得此賢令人無恨

俄而周侯遇害和尚對其靈坐作胡祝數千言音聲高

揚既而揮涕收淚其哀樂廢與皆此類性高簡不學晉

語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然神領意得頓在言前塔寺

記曰尸黎密豕曰高坐在石子岡常行頭陀卒於梅岡

即葬焉晉元帝於冢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笑

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荅曰何敢

近舍明公遠希嵇阮鄧粲晉紀曰伯仁儀容弘備善於

自持能致人而未嘗性焉

世說新語卷上之五

三

紛欣閣

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涅槃經云如來背痛於雙樹間北首而臥故後之圖繪者爲此象曰此子疲於津梁于時以爲名言

擊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參軍復出作內史擊

世本日瞻字景游京兆長安人太常虞兄子也父育涼州刺史瞻少善屬文起家著作郎中朝亂依王敦爲戶

曹參軍歷安豐新蔡西陽太守見敦以故壞裘賜老病外部都督瞻諫曰尊裘雖故不宜與小吏敦曰何爲不

可瞻時因醉曰若上服皆可賜貂蟬亦可賜下乎敦曰非喻所引如此不堪二千石瞻曰瞻視去西陽如脫

履耳敦反乃左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敦謂瞻曰卿年未三十已爲萬石亦太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爲太蚤比

之甘羅已爲太老擊氏世本日瞻高亮有氣節故以此

五琦據荆州以距敦竟爲所害史記曰甘羅秦相茂之

孫也年十二而秦相呂不韋欲使張唐相燕唐不肯行

甘羅說而行之又請卓五乘以使趙還報秦秦封甘羅爲上卿賜以甘茂田宅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王隱晉書曰孔坦字

春秋有文辭歷太子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

舍人累遷廷尉卿門引啟願錄作晉楊惲在孔君平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

聞孔雀是夫子家禽慈案金樓子桂對篇作楊子州答孔永詔太平廣記詠語

孔廷尉以裘與從弟沈孔氏譜曰沈字德度會稽山陰

沈至取邪沈辭不受廷尉曰晏平仲之儉祠其先人豚

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劉向別錄曰晏平仲名嬰東

儉力行重於齊禮記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君

子以爲儉也又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晏子焉知禮注

豚肩實也豆徑尺言併豚卿復何辭此於是受而服之佛圖澄與諸石遊澄別傳曰道人佛圖澄不知何許人中至洛陽值京師有難潛遁草澤間石勒雄異好殺害因勒大將軍郭默略見勒以麻油塗掌占見吉凶數百紛欣閣

案反官是姓字之誤是所致未反也其後與第五琦拒敦被害時年方為元帝所倚任

世說新語卷之三

七

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勒甚敬信之虎即位亦師
澄號大和尚自知終日開棺無屍唯袈裟法服在焉

林公曰澄以石虎為海鷗鳥趙書曰虎字季龍勒從弟也征伐每斬將塞旗勒死

誅勒諸兒襲位莊子曰海上之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

遊取來玩之明日之海上鷗舞而不下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魏子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

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曰坐

無尼父焉別顏回晉陽秋曰謝尚字仁祖陳郡人魏之

溫嶠嘯之尚號叫極哀既而收涕告訴有異常

童嶠奇之由是知名仕至鎮西將軍豫州刺史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恨陶氏叙曰侃字

人後從尋陽侃少有遠槩綱維宇宙之志察孝廉入洛

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也劉弘鎮

河南取為長史謂侃曰昔吾為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

後當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累遷湘廣荆三州刺史

加羽葆鼓吹封長沙郡公大將軍贊拜不名劔履上殿

進太尉贈大司馬謚桓公按王隱晉書載侃臨終表曰

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先朝歷世異恩臣年垂八

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餘寇未誅山陵

未復所以憤慨兼懷唯此而已猶冀犬馬之齒尚可少

延欲為陛下北吞石虎西誅李雄勢遂不振良圖永息

臨書振腕涕泗橫流伏願遴選代人使必得良才足以

奉宣王猷遵成志業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有表若此
非無仁祖聞之曰時無豎刁故不貽陶公話言呂氏春
仲病桓公問曰子如不諱誰代子相者豎刁何如秋曰管
管仲曰自宮以事君非人情必不可用後果亂齊時賢
以為德音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荅曰君自

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高逸沙門傳曰法師居會稽

師暫出應命司徒會稽王天性虛澹與法師結殷勤之

歡師雖升履丹墀出入朱戟混然曠達不異蓬宇也
或云卞令別見

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中興書曰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博學強識歷著作郎劉陽令

庾亮為荊州以為征西主簿累遷秘書監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公不知忽

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聲

荅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荅曰字

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晉百官名曰孫潛字齊由太原人中興書曰潛

盛長子也豫章太守殷仲堪下討王國寶潛時在郡逼為咨議參軍固辭不就遂以憂卒齊莊何字

荅曰字齊莊公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

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

孫放別傳曰放字齊莊監君次子也年八歲太尉庾公

召見之放清秀欲觀試乃授紙筆命書放便自疏名字

公題後問之曰為欲慕莊周邪放書荅曰意欲慕之公

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莊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

企所及至於莊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荅恐不能勝之卒長沙王相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並知之而

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厭敷別見續晉陽秋曰張

澄之孫也少以學顯歷吏部尚書出為冠軍將軍吳興

太守會稽內史謝玄同時之郡論者以為南北之望玄

之名亞謝玄時亦稱南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

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

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

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大智度論曰佛在陰菴羅雙樹間入般涅槃臥北首大地

震動諸三學人僉然不樂郁伊交涕諸無學人但念諸法一切無常

慈寧武帝當作成
帝晉書康傳傳言
是博上成帝或與武
字相相似也各本皆誤

自叙其美云悟銳
有神才辭通辯

庾穉恭為荊州

庾翼別傳曰翼字穉恭潁川鄆陵人也
少有大度時論以經略許之兄太尉亮

故物

傅咸羽扇賦序曰昔吳人直截鳥翼而搖之風不
減方圓二扇而功無加然中國莫有生意者滅吳

之後

翕然貴之無人不功無加然中國莫有生意者滅吳
翕然貴之無人不功無加然中國莫有生意者滅吳

文字

志曰帝嫌其非新反之不聞翼也
侍中劉劭曰

成阜

令劭博識好學多藝能善草隸初什領軍叅軍太
傅出東劭謂京洛必危乃單

馬奔

揚州歷侍中豫章太守栢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

管弦

繁奏鍾夔先聽其音
鍾夔鍾期也穉恭上扇以好不

以新

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何驟

騎亡後別見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劉尹同

詣褚

褚曰真長何以處我真長顧王曰此子能言褚因

視王

王曰國自有周公
晉陽秋曰充之卒議者謂太后

吏部

尚書劉遐勸袁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

宜以

大政付之袁長史王胡之亦勸歸藩於是固辭歸

涼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

曰木

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泣然流淚
桓溫別傳曰溫字元

子

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後也父彛有識鑒溫少有

豪邁

風氣為溫嶠所知累遷琅邪內史進征西大將軍

鎮西

夏時逆胡未誅餘燼假息溫親勅郡宰

建旗

致討清蕩伊洛展敬園陵薨謚宣武侯

簡文

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宣武

不得已

而先之因曰伯也執爰為王前驅
衛詩也爰長

刃簡

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一丈二尺無

顧悅

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
中興書曰悅字君叔晉陵

人初

為殷浩揚州別駕浩

紛欣

閣

案褚康先以都督徐亮
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此
處京下脫一字各本皆脫

案晉書作顧悅之

五十七行晉書卷之二十一

三

紛欣閣

卒上疏理浩或諫以浩為太宗所廢必不依詐
悅固爭之浩果得申物論稱之後至尚書左丞簡文曰

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

彌茂顧凱之為父傳曰君以直道陵遲於世入見王

君曰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臣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晉陽秋曰温以永和二

蜀拜表 廼歎曰既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如何漢書曰王

輒行表 廼歎曰既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如何陽為益州

此險以病去官後王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

所畏之道耶吏曰是叱其馭曰馬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晉陽秋曰泰和六年閏十月

司馬桓温廢帝為海西公晉安帝紀曰桓温於枋頭奔

敗於大舉不建高世之勳未足以鎮厭民望因說温以

謀深納超言遂廢海西簡文登阼復入太微帝惡之廣

二年七月猶在焉帝德海西之衷心甚憂之時郗超

為中書在直也少而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累遷中書

郎司徒左長史引起入曰天命脩短故非所計政當無復近日

事不超曰大司馬方將外固封疆內鎮社稷必無若此

之慮臣為陛下以百口保之帝因誦庾仲初詩庾闡從

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聲甚悽厲郗受假還東帝

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

衛思患預防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續晉陽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問上何在簡文曰某在斯時

案安帝字誤改隋書
經籍志不載有晉書帝
三紀此注所引亦正有安帝
紀蓋其書唐初已亡然海

西被廢之事不應載於安
帝之紀所未喻也隋志載
陸機于寶曹嘉之郵祭到
謙之至謂之徐廣和孝廉公家
晉紀蓋唐在陸機晉紀作晉
帝紀要皆尚悅漢紀之類非以
一帝為一紀也此注所引有鄭

案能下當有言字各本皆脫

人以為能論語曰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注歷告坐中人也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

水便自有濠濮閒想也濠濮二水名也莊子曰莊子與惠子游濠梁水上莊子曰鱖魚

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邪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也莊周釣在濮水

楚王使二大夫造焉曰願以境內累莊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者死已三千年矣巾笥而藏於廟

此寧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亦寧曳尾於塗中寧曳尾於塗中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文志曰王羲之字逸少琅邪臨沂人父礪

隸累遷江州刺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右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高逸沙門傳曰支遁字道林河內林慮人或曰

世奉法嘗於餘杭山沈思道行冷然獨暘年二十五始釋形入道年五十三終於洛陽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立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漢書叙傳曰班伯少

受詩於師乃大將軍王鳳薦伯於成帝宜勸學召見宴暘拜為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詔伯受之

羊秉為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為之敘極相讚悼羊秉敘曰秉字長達太山平陽人漢南陽太守續

鄭氏無子乃養秉紹繼而佳小心敬慎十歲而鄭夫人薨秉思容盡哀俄而公府掾及夫人並卒秉羣從父率

禮相承人不間其親雍雍如也仕參撫軍將軍事將奮千里之足揮沖天之翼惜乎春秋三十有二而卒昔罕

世見折吾家之三

紛欣閣

案漢書作見宴既殿張晏注親戚宴飲會同之殿也

案三字誤

案魏郡府君若羊社也車騎將軍羊祜也但晉書羊祜傳言魏郡太守社為京兆太守祜之子據此祜傳大父是社與祜皆續之子則社為祜弟疑晉書誤也

案能下當有言字各本皆脫

案能下當有言字各本皆脫

案能下當有言字各本皆脫

案能下當有言字各本皆脫

案能下當有言字各本皆脫

案此當作沈卷中方正
篇兩見作沈宋書手
傳亦言曾祖沈晉徐州
刺史

案人雖安甚無敢以天自
比若晉人狂誕習為大言
新翻精理在解大率據據
佛於浮文支語眩惑愚蒙
遂自矜標相為傲蔽王劉
清談字主風流所歸其長
識元子之野心或車牛之積
亦在沈衛輩最為可憐而
有此雅言至為愚妄誤以
載之無識甚矣

案許詢晉書無傳宋高似
孫劉錄引晉中興書云父既元
帝渡江遂會稽內史居馬元
許詢字元度世華軼女
案司徒掾許當伴辟
司徒掾各本皆誤倒

虎死子產以為無與為善自夫子之沒
有子產之歎矣亡後有子男又不育是
何行善而禍繁也豈非司馬生之所歎
羊秉敘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羊氏譜曰權字道輿徐州刺史悅之子也
播天聽然亂絕聖世帝嗟慨久之

王長史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長史別傳曰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其先出自周

室經漢魏世為大族祖父佐北軍中候父訥葉令濛神氣清韶年十餘歲放逸不羣弱冠檢尚風流雅正外絕榮競內寡私欲辟司徒掾中書郎以後父贈光祿大夫王謂劉曰卿更長進荅曰

此若天之自高耳語林曰仲祖語真長曰卿近大進劉由測天曰卿仰看邪王問何意劉曰不爾何之高也

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荆產王徽

小字也王氏譜曰微字幼仁琅邪人祖父父平北將軍父澄荊州刺史微歷尚書郎右軍司馬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不味此語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魯聞牛鳴曰是生三犧國葛盧其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杜預注曰介東夷君名也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續晉陽秋曰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總角秀惠衆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蚤卒牀帷新麗飲食

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春秋傳曰吉凶無門唯人所召王逸少在坐曰令巢

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揚州記曰冶城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王茂弘

也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

案史記商君列傳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其姓公孫氏若戰國策無此語魏策但載公孫座曰座師座子公孫鞅又秦策衛鞅下高誘注云衛字鞅之子也疑劉氏誤記史記為戰國策耳此處衛與商鞅字文誤倒各本皆同

足胼胝帝王世紀曰禹治洪水手足胼胝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今稱禹步是也文王盱食日不暇給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今四郊多壘禮記曰壘卿大夫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之厚也

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戰國策曰衛商鞅公孫氏少好刑名學為秦孝公相封於商豈清言致患邪

謝太傅寒雪日内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

胡兒曰胡兒謝朗小字也續安次兄據之長子安蚤知之文義

撒鹽空中差可擬兄

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

將軍王凝之妻也王氏譜曰凝之字叔平右將軍羲之

內史晉安帝紀曰凝之字叔平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之謂民吏曰不須備防吾已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賊

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恩所害婦人集曰謝夫人名道蘊有文才所著詩賦誄頌傳於世

王中郎令伏立度習鑿齒王中郎傳曰坦之字文度太

淡平遠父述貞貴簡正坦之器度淳深孝友天至譽輻朝野標的當時累遷侍中中書令領北中郎將徐充二

州刺史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少有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温參軍領大著作掌國史游擊將軍

卒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以文稱善尺牘桓温在荊州辟為從事歷治中別駕遷榮陽太守論青楚

人物滔集載其論略曰滔以春秋時鮑叔管仲隰朋召忽輪扁審威麥丘人逢丑父晏嬰涓子戰國時公

羊高孟軻鄒衍田單荀卿鄒奭莒大夫田子方檀子魯連淳于髡盼子田光顏歌黔子於陵仲子王叔即墨大

夫前漢時伏徵君終軍東郭先生叔孫通萬石君東方朔安期先生後漢時大司徒伏三老江革逢萌禽慶承

幼子徐防薛方鄭康成周孟玉劉祖榮臨孝存侍其元

魏時管幼安而根矩華子魚徐偉長任昭先伏高陽此

皆善士有才德者也鑿齒以神農生於黔中邵南詠其美化春秋樽其多才漢廣之風不同鷄鳴之篇子文叔

羨羞與管仲比德接輿之歌鳳兮漁父之詠滄浪漢陰

案後漢書伏湛官大司徒其子恭官司空其宗以為三公案後漢書引七錄漢有博士其宗

丈人之折子貢市南宜僚屠羊說之不為利田魯仲連不及老萊夫妻田光之於屈原鄧禹卓茂無敵於天下管幼安不勝龐公龐士元不推華子魚何鄧二尚書獨步於魏朝樂令無對於晉世昔伏羲葬南郡少昊葬長沙舜葬零陵比其人則準的如此論其土則羣聖之所葬考其風則詩人之所歌尋其事則未有赤眉黃巾之相往反鑿齒無以對也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

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馬融注論語唯義所在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立度晉中興士人書曰許珣能清言于時士人皆欽慕仰

荀中郎在京口晉陽秋曰荀羨字令則潁川人光祿大夫

駙馬都尉是時殷浩參謀百揆引羨為援頗蒞義興吳

方伯之少未有若羨者也登北固望海云南徐州記

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高數十丈號曰北固

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史記封禪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海中去人不遠嘗有至者言諸仙人不死藥在焉黃金

白銀為宮闕草物禽獸盡白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冀遇三神山之奇藥漢武帝既封泰山無風雨變至方

士更言蓬萊諸藥可得於是上欣然東至海冀獲蓬萊者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邇子姪未之許公歎曰若郗

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超別傳曰超精於理義沙門支道林以為一時之俊莊子曰肩

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怪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支公好鶴住剡東岬山支公書曰山去會稽二百里

有人遺其雙鶴

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

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

肯為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中興書曰謝萬弟也才氣高俊蚤知名歷吏部郎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散騎常侍荅曰曲阿湖太康地記曰曲阿本名雲陽秦始皇以有王氣鑿北阮山以敗其勢截其直道使其阿曲故曰曲阿也吳還為雲陽今復名曲阿謝曰故當淵注渟著納而不流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也安以問子弟車騎也玄荅

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謝車騎家傳曰玄字幼度鎮西奕第三子

也神理明俊善微言叔父太傅嘗與子姪燕集問武帝任山公以三事任以官人至於賜予不過斤合當有旨不立荅有辭致也

謝胡兒語庾道季道季庾儼小字徐廣晉紀曰儼字道季太尉亮子也風情率悟以文談致稱於時歷仕至丹陽尹兼中領軍諸人莫當就卿談可堅城壘庾曰若

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春秋傳曰秦伯伐晉濟河

焚示必死

李弘度常歎不被遇中興書曰李充字弘度江夏郢人相掾記室參軍以貧求殷揚州殷浩別見知其家貧問君能

屈志百里不李荅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衛詩北門刺仕不得志也

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子脩齡琅邪臨沂人王廙之子也歷吳興太守徵侍中丹陽尹秘書監並不就拜使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吳興記曰於潛縣東七十里有印渚渚傍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渚蓋衆溪之下流也印渚已上至縣悉石瀨惡道不可行船印渚已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歎曰非唯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謝萬作豫州都督新拜當西之都邑相送累日謝疲

頓於是高侍中往中興書曰高崧字茂琰廣陵人父悝光祿大夫崧少好學善史傳累遷吏

各本皆脫

紛欣閣

古

三

三

三

部郎侍中以
公累免官
徑就謝坐因問卿今仗節方州當疆理西

蕃何以爲政謝粗道其意高便爲謝道形勢作數百語

謝遂起坐高去後謝追曰阿鄴故麤有才具阿鄴字也謝

因此得終坐

袁彥伯爲謝安南司馬安南謝奉別見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

別旣自悽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續晉陽秋曰袁

宏字彥伯陳郡人魏郎中令煥六世孫也祖漱侍中父

勗臨汝令宏起家建威參軍安南司馬記室太傅謝安

賞宏機捷辯速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祖之於冷亭

時賢皆集安欲卒追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而

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台坐歎其要捷性直亮故位不顯也在郡卒

孫綽賦遂初築室岷川自言見止足之中興書曰綽

賦叙曰余少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卻感於陵賢

妻之言悵然悟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齋

倚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鐘鼓者同年而語其樂哉

前種一株松恒白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居世遠高

別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

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盛弘之荆州記曰荆州城臨漢

門而車轉折於父老泣曰吾王江臨江王所治王被徵出城北

去不還矣從此不開北門會賓僚出江津望之云若

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爲客在坐目曰遙望層城

丹樓如霞桓卽賞以二婢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與人事

晉諸公贊曰羊祜字叔子太山平陽人也世長吏二千

石至祜九世以清德稱爲兒時遊汶濱有行父止而觀

焉歎息曰處士大好相善爲之未六十當有重功於天

下卽富貴無相忘遂去莫知所在累遷都督荆州諸軍

案晉書但作鄰人

案注引荆州記云亦見
漢書臨江閔王傳王卽
景帝梁太子也

世說新語卷之七

三

紛欣

事自在南夏吳人說服稱曰羊公莫敢名者南州人聞公喪號哭罷市故不如銅雀臺上

妓魏武遺令曰以吾妾與妓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總帷月朝十五日輒使向帳作伎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會稽土地志曰山靡迤而長縣因山得名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

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上淵之文章錄曰顧父說尚書左丞愷之愷之字長康晉陵人

義熙初為散騎常侍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宋明帝文章志曰孝武皇帝諱昌明

簡文第三子也初簡文觀識書曰晉氏昨盡昌明及帝

誕育東方始明故因生時以為諱而相與忘告簡文問

之乃以諱對簡文流涕曰不意我家難左右啓依常應

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續晉陽秋曰寧康二

年九月九日帝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吏部尚書陸納

兼侍中下耽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袁宏兼執經中書

郎車胤丹陽尹王混摘句車武子難苦問謝車胤別見謂袁羊曰不問則

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羊喬小字也袁氏家傳曰喬字彥升陳郡人父瑗

光祿大夫喬歷尚書郎江夏相從桓溫平蜀封湘西伯益州刺史袁曰必無此嫌車曰

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會稽土地志曰邑在山陰故以名焉山川自相

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會稽郡記曰會稽境

特多名山水峯嶂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栢擢榦竦條

潭壑鏡徹清流瀉注王子敬見之曰山水之美使人應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荅曰謝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

階庭耳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

王珣遊嚴陵瀨詩敘曰道壹姓竺氏名德沙門題曰道壹文

鋒富贍孫綽為之贊曰馳騁遊說言固不虛唯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敷條柯猗蔚枝幹扶疎

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

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

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

張天錫為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為符堅所禽用為侍

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

張資涼州記曰天錫字公純振安定烏氏人張耳後也曾祖軌

永嘉中為涼州刺史值京師大亂遂據涼州天錫篡位自立為涼州牧符堅使將姚萇攻沒涼州天錫歸長安

堅以為侍中比部尚書歸義侯從堅至壽陽堅軍敗遂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中興書曰天錫後以貧拜廬

江太守薨贈侍中為孝武所器每人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已

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鴟鴞革響

詩魯頌曰翻彼飛鴞集于淳酪養性人無嫉心事曰河

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酪置革上都不解散也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

宋明帝文章志曰愷之為桓溫參軍甚被親暱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

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

郵曰距不周風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精大備也蓋北風也一日寒風或曰聲如震雷

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

榮征西寮屬名曰毛玄字伯成

范甯作豫章中興書曰甯字武子慎陽縣人博學通覽累遷中書郎豫章太守八日請

佛有板衆僧疑或欲作荅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尊默然則爲許可衆從其義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孝文王傳曰王諱道子簡文皇帝第五子也封會稽王領司徒揚州

刺史進太傅爲桓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歎以

爲佳謝景重在坐續晉陽秋曰謝重字景重陳郡人父

朗東陽太守重明秀有才會終驃騎史荅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

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江左

軌轍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幽邃

自王何以還因時脩制荀樂之風荀顛荀勗脩定王曰

卿知見有餘何故爲符堅所制張資涼州記曰天錫明鑒穎發英聲少著荅

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否剝成象豈足多譏

謝景重女適王孝伯兒二門公甚相愛美謝女譜曰重女月鏡適王

恭子謝爲太傅長史被彈王卽取作長史帶晉陵郡太

傅已構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謝還取作咨議外示繫維

而實以乖問之及孝伯敗後太傅繞東府城行散丹陽記曰

東府城西有簡文爲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王僚屬悉僚屬悉

在南門要望候拜時謂謝曰王審異謀阿審王恭小字也云是

卿爲其計謝曾無懼色歛笏對曰樂彥輔有言豈以五

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對因舉酒勸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桓立義興還後見司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問人

云桓温來欲作賊如何晉安帝紀曰温在姑孰譙朝廷求九錫謝安使吏部郎袁宏具

案桓温下當有一晚字
晉書作桓温晚陸
作賊可證各本皆脫

案桓温禁道不常誅當
日王珣既被偏知感恩恒傳
謝以不德亦以温府司馬進
身故新亭之迎九錫之議當
時懷亦以不遠覽為度及
至先飲衣榮備蓋蓋王謝
二族世執香柄以懷願已之
秘莫敢不臣之運揚言若范
宏之傳亦之中雪殺法同列
桓温移鼎之運一疏甫上遂為
王珣所仇於身論蓋諸臣
既各持其門戶卷武亦秋感
其援立開文隱忍相安於成
雲實三集觀此景重所各
動以廢昏立明藉口歸功道
子即寧酒相勸其是臣也
已喻之深道為尚悔謝重
能解於何何其與謝於昏
三世昌言温罪者惟宏之上
會稽王書與王珣書辭氣
依真不異強禦一人而已

其草以示僕射王彪之彪之作色曰丈夫豈可以此事
語人邪安徐問其計彪之曰聞其疾已篤且可緩其事
安從之桓玄伏不得起謝景重時為長史舉板荅曰故
故不行桓玄伏不得起謝景重時為長史舉板荅曰故

宣武公黜昏暗登聖明功超伊霍紛紛之議裁之聖鑒
太傅曰我知我知即舉酒云桓義興勸卿酒桓出謝過
檀道鸞論之曰道子可謂易
於由言謝重能解紛紛矣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王司徒傳
元琳丞相導之孫領軍洽之子也少以清秀稱大司馬

尚書左僕射領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
選進尚書令

方此為劣荒温嶠議徙都豫章以即豐全朝士及三吳
豪傑謂可遷都會稽王導獨謂不宜遷都建業往之秣

陵古者既有帝王所治之表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謂是
王者之宅今雖凋殘宜修勞來旋定之道鎮靜羣情
且百堵皆作何患不克復乎終至康寧導之策也東

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

陌條暘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

桓玄詣殷荆州殷在妾房晝眠左右辭不之通桓後言

及此事殷云初不眠縱有此豈不以賢賢易色也孔安

論語曰言以好色之心好賢人則善

桓玄問羊孚羊氏譜曰孚字子道泰山人祖楷尚書郎

參軍年四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其妖而浮

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晉安帝紀曰混字叔源陳

砥礪立名累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坐黨劉毅伏誅論

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
也鄭玄注曰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羊曰故當以為接神之器

桓玄既篡位後御牀微陷羣臣失色侍中殷仲文進曰

案此學梁楷天得以清之
言而取媚無稽流為狂悖
武神至惠而家得三徵實
為顯若靈實集逆廢教
不容仲文管臣諤侮名志
既棄綱走所授之即後志其
凡仲堪之仇等面衷心敢証
辱地天不食無忘小人臨川
汚三開編誇其言詭無稽
矣

續晉陽秋曰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吳興
太守仲文聞玄平京邑棄郡投焉玄甚說之引為咨議
參軍時王謐見禮而不親下範之被親而少禮其寵遇
隆重兼於王下矣及玄篡位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與
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甚貪
吝多納賄賂家累千金當若不足玄既敗先投義軍累
遷侍中尚書當由聖德淵重厚地所以不能載時人善
以罪伏誅

桓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
處有人荅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知無荅曰潘岳

秋興賦敘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岳別見
曰晉十有四年余年三十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
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僕野人
也猥廁朝列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玄咨
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至故以秋興命篇玄咨
嗟稱善劉謙之晉紀曰玄欲復虎賁中郎將疑應直與
不訪之條佐咸莫能定參軍劉簡之對曰昔潘

岳秋興賦敘云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以
此言之是應直也玄懼然從之此語微異又荅者未知
姓名故詳載之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丘淵之新集錄曰靈運陳郡陽夏
運歷秘書監侍中臨川內史以罪伏誅人祖玄車騎將軍父渙秘書郎靈
能遺曲蓋之貌宋書曰孔淳之字彥深魯國人少以辭
不到隱謝荅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莊子云漁父謂
上虞山謝荅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孔子曰人有畏
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跡逾多走逾疾而影
不離自以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
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子脩心守真還以物與人則
無異矣不脩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事者乎

案將不若猶在將
母也即今所謂得無

甲辰九月五日鏡下校完此一卷悉伯記

昌

紛欣閣

國

世說新語卷之三

四

